

芳洲口授

八



175774

群馬県立
図書館





K093
#30
(24)

芳洲口授

芳洲雨森先生傳

先生諱東。又誠清。字伯陽。平安人。或云伊勢人。雨森氏號芳洲。又稱尚綱堂。其先出于橘姓。甫十二三歲。人或勸學醫。時伊勢人高森某者。以醫名。一日謂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語信然。先生在傍聽之。心竊謂折肱猶可。人其可費乎。自是斷然不復學醫。既而見順菴木下氏受業。先生風神秀徹。博學多通。順菴稱爲後進領袖。會對馬侯求書記於順菴門下。順菴以先生應之。先生嘗揭尹侍講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之語。以示書

生或曰。此意人人知之。先生曰。然。人人知之。而人人未嘗真知之耳。正德辛卯。朝鮮來聘。時新井君美寵遇甚厚。專司其事。多革舊例。先生乃與書君美。論國王事例。其略曰。向聞這回信使之來也。接應事例。有異前時。而其說皆出於執事之主張。思慮既精。處置適宜。正交隣之禮。省無名之費。使沿路臣民無所患苦。苟微執事孰能及之。真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者也。尋承內議。有稱王之舉。而其說亦出於執事之主張。僕一聞之。且驚且痛。竊怪以執事之學問見識。素明春秋之義。而乖刺

顛倒。一何至于此哉。區區褊性。不忍緘默。成事不說之戒。雖出於聖訓。改過勿吝之義。將望於執事。幸採察焉。竊惟國家源平相軋以來。王綱日弛。不絕如綫。徒擁虛器。爲域內之共主。而世掌兵權者。名雖大臣。實乃國主。爵祿廢置。皆出其手。遂使域內之人。不復知有體天並日之聖統。巍巍然據億兆臣民之上。冠裳倒置。莫此爲甚。唯有臣子恭順一節。可以當餼羊之告朔者。不敢公然自稱王號於朝鮮耳。夫稱我爲君。而我不辭。我即君也。呼我爲臣。而我不怒。我即臣也。歷代將家。不敢自

王而朝鮮稱以殿下之書。欣然輪納。未嘗爲之一辭。是以王自居也。則與夫自王者。固自無間。然此猶有可恕者存焉。今乃廢歷代特起之定例。創一切無稽之新規。上則失恭順之義。下則悖祖上之法。吾以爲凡爲臣子者。固當從容規諫。繼以犯爭。務使其君不陷于偏上欺下之地。然後乃可謂不負聖賢之書矣。若有一言半句。涉於慫慂。必欲爲魏家之荀彧。則不但自誤。且以誤君。吾知執事之必不爲此也久矣。似聞有諸侯王例之說。此甚無謂。何則。或稱日本國武藏王。或稱日本國關東

王。是可無問而知其爲我國諸侯王也。若專以國號加于王字之上。則爲國內無上之尊稱。豈非照然歟。設或如此。而可以爲我國諸侯王。則彼其朝鮮國王者。亦將以爲其國諸侯王。烏乎可也。夫前日之稱日本國姓某。彼國奉承。未嘗爲之少減焉。今日之稱日本國王。彼國恭敬。亦何爲之少加焉。不知有何所求。而欲使其戴大_下臣之冠。冒國王之名。與夫將家諸公。同蒙千古不磨之是非耶。大君之稱。固以不穩。稱王之舉。亦爲失宜。後世有以今日之罪羅山者。罪執事。則吾恐執事將何以自_下

諉焉。請加三思。慷慨之極。累發狂言。切自振慄。唯待鬼門一謫耳。自跋書尾曰。東作此書。實切憂慮。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倘加以謗訕時政之罪。則家門之禍。可勝言哉。第一片慷慨忠義之心。勃勃不能自制。且任紀綱。正名分。唯爲君子之學者能之。若自畏威偷安。箝口於履霜堅冰之際。則平日所讀者。果何書耶。縱踏不測。實所甘心云云。君美遂不納。物徂徠倡復古學。先生相見甚悅之。徂徠亦稱其篤學。先生乃使其子顯允就學矣。旣而先生歎曰。茂卿一代豪傑。然其教人也。尚浮華而不

原德行。不可久託少年輩也。遂使辭焉。先生勤學老滋篤。其教子弟。懇懇不倦。常謂諸生曰。犬馬之齒。方八旬。更無他能。唯教人不倦耳。年八十一。始志於國歌。誦古今集。凡一千過。又自詠一萬首。人服其精力。以八十八沒。著有橘窓文集。橘窓茶話。橘窓漫錄。多波禮草等書。皆行于世。子孫相繼。爲學職云。

論曰。祇伯玉云。予於諸友。尤所敬畏。莫如伯陽氏。或疑以伯玉之才。何待先生之如此也。蓋先生自兒童時。斷然不學醫。其爲人已可想見。而論國王事例書。立言命

意的確不可易。凜然如秋霜烈日。乃知伯玉之敬畏者。在學識而不在才也。順菴稱為後進領袖。不亦宜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芳洲先生口授

對馬 雨森東伯陽口授 門人 釋琳代全錄

三韓人。我國呼為伽羅。卽韓字之譯也。故神代卷。韓字譯為伽羅。韓今為朝鮮國。

西土人。我稱之為諸越。毛呂已之。昔者我所往來。常在諸

越。猶如今漳福人來商於長崎。漳福卽古諸越地也。諸越卽百越也。

斟酌時宜。凡辭讓者。斟酌而從其宜。故我國人謂辭讓。或為斟酌。或為時宜。蓋語轉也。如在亦語轉也。

凡伴饌者謂之菜。非獨菜蔬。俗語然也。酒肴亦謂之菜。
報曉雞。菜雞。利也。宇利。爾八登利。雪花菜。幾良須。

大敗一上。與場同。茶一中。即鍾也。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水即我俗所謂湯也。今人沐浴者
曰好水。好水亦言熱湯也。古所謂水澆飯者。亦湯所
澆者也。

珍重。自愛也。唐山人別時必言珍重。即自愛自珍之意。
故曰珍重而別。非和語之珍重也。

霞。日傍形氣。朝霞。雨。晚霞。晴。保底利。嵐。山氣。又以嵐為風。

見於文選。

嚴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白樂天作詩。必令隣嫗吟之。定其善否。見于冷齋夜話。
眼花者。目眩也。偽蘇註不可據也。

曹洞宗以滲漏心為第二念。莊子所謂心有眼也。
待詔於公車門。未有正官者也。

無用謂之閑。閑散之官。閑人。八萬閑言語。等閑字亦同。
丈夫氣短。兒女情長。法華有短氣字。注云。勞瘁病也。王
羲之曰。令人短氣。

文紀實。詩憑虛。

不瑕有害。何不有害。俾爰齊矣云云。爰俾。盍請序之。古文

真寶序。有此四字。誤讀。盍。何不。我爲文王之子。荀請序之。以爲倒置。可笑。

子。我文王之爲子。稼說。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從

可知矣。可從而知矣。從而可知矣。百中一戰可克。可

一戰而克。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中原還逐鹿。還字有仍舊之

意。如平話還在那裡者也。

杜詩云。侵陵雪色還萱艸。邵夢弼注云。還字妙。還是還

他之意。還字見于楞嚴經。可考。

或問京師有一人焉。好歷詆。何如。曰。不亦善乎。斯人也

以詆人之心自詆。可以爲君子矣。歷詆。出息不躬傳。

或曰。某喜讀書何如。曰。讀書而爲君子者有矣。讀書而

爲小人者有矣。在乎善讀而已矣。

曰。巷人有拾片金於塗者。遽歸而驕稱於父兄。享神鬼

以賽之。請鄉鄰以揚之。人之叢者。呆呆然。又從而歆

之。惟陶朱見之。輟焉。倚頤聞之。喙焉。以其所志者小

也。今之讀書者。好立意見。違人以爲奇者。不幾於巷

達作街。

人之片金乎。

五常樂。宋廟樂也。樂章載在宋史。無識人以為韶。可笑。

蘭陵撥頭。俗樂。催馬樂。日本樂。安南。南夷樂。

催馬樂。宋史作安。蘭陵。俗樂。是。

曰。倚棹之倚。即後漢書所謂倚席不講之倚。蓋停舟而

倚棹也。倚乃倚靠之義。唐詩。春風倚棹。闔閭倚棹。猶言停泊也。

曰。長於清淨之門。坐於清淨之室。喫清淨之食。做清淨

之事。而猶有塵心未除。却欲向火宅中求活者。吾不知其意何如也。

韓人所著海東諸國記云。日本一里。當其國十里也。正

德信聘時。朝發京師。未時抵大津。韓人問曰。此去皇

京幾里。余答曰。三十里。咸言太遠。非直三十里也。由

是觀之。則彼國十里。不及我國一里也。

將無同。通鑑綱目集覽。將無二字。為無乃之義。集覽釋誤矣。

字彙炙字下有誤字。當以正字通為正。

郭巨天賜金一釜。釜乃量名。後人誤為鍋釜之釜。曾觀

劉松年所畫郭巨圖。唯有金焰而已。

三平二滿。人以為醜女之稱者久矣。最為可笑。平滿者。

建除中二名。言三二者。苟完之意也。

詩有建除體。見於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作。

曰。讀書之法。讀五張一遍。不如讀一張五遍。讀一張五遍。不如讀半張十遍。讀半張十遍。不如讀二三行二十遍。讀二三行二十遍。不如讀一句四十遍。此法也。謂之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朝起則先思書義於衽席之上。且思且起。夜寢則又思書義於衽席之上。且思且睡。此法也。謂之不頃刻忘。如此而學不成者。未之有也。

或問文可以爲乎。曰。非我人所能。曰。可廢乎。曰。何可廢

見作者。

上作簡。

也。學之誠得其道。雖不及漢人。亦可以爲域內雄耳。曰。何以知非我人所能耶。曰。我國之於漢也。言語差而風俗殊。天也。人雖聰敏。能違天乎。故我國自有文字以來。已二千年矣。操觚之士。何止千萬。能入於漢人之選者。未之見也。今焉雖有才學之人。寧能獨步於二千年之上乎。曰。然則以我人爲師乎。曰。惡乎可。取法於上。斯得其中。取法於中。安得不下。曰。取法於上。如之何而可。曰。秦漢以下書不讀。所以爲域中之雄也。

莊子齊物論以指章註云。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終不成三字。俗語或曰難道。作豈字看便好。但非訓作豈。猶言豈也。

明方孝孺曰。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怪且俗哉。古之善文者。奇其意而易其詞。有味乎其言之也。

我東之翰藻。南止于岐八智。北不離佐須耐。前乎今既然。後乎今亦莫不然。故曰。不過為域內之雄耳。然精

勤不至半途而廢。則岐八智。佐須耐。且不可造。域內

之雄。其可得乎。

岐八智。長崎開洋處。佐須耐。對馬開洋處。

或問文曰。成否之與工拙有異。汝知之乎。曰。何謂也。曰。

耳目鼻口。無一不備成也。否則不成也。工者。子都是

也。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無目者也。拙者。哀駘它是也。

莊子曰。哀駘天。它。以惡駘天。

下。唯成與不成。必至於工者。而後知此。可嘆也已。

曰。作文者讀莊子。詞句險澁。待註解而明者。不學可也。

如何如為奚。觀遠於近。為觀於遠近之類。是也。

大慧答樓樞密一書。即莊子註脚。所謂心不妄取過去

法。卽莫知其所始也。亦不貪著未來事。卽莫要其所終也。不於現在有所住。卽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了達三世。空寂。卽虛靜恬淡。寂漠無爲也。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者。亦與莊子所說孔顏問答一段。相合無二。而大慧所謂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惟一忍字。莊子未嘗說出。其他論述順逆境界。却勝於大慧。二氏之學。可謂不謀而相同者也。惟聖人則罕言而已矣。

朱子曰。晉宋人未足盡老莊實處。

雖字。
天上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被髮左衽者。北胡之俗也。當仲尼之時。天下雖大亂。未必至於中國變爲北胡。衣冠化爲羶裘明矣。然中國衰則北胡盛。理勢之必然者。聖人固有以知之。聖人視千載如一日。其爲後世慮。有如燃眉之急。宜乎其以左衽爲言也。厥後歷漢經晉。至北魏。有中國之半。至元至清。用夷變夏之毒成矣。蓋朴實虧而禮文勝。知巧深而詐僞興。中國之所以爲北胡。其弊由于之也。中國之人。不知自鑑。徒欲以區區之議論文字。與繁文僞飾。爲維

持國家之資。可悲也夫。

論語曰。臨危授命。言不有其身也。見易傳可知。人或解爲死君父之難。然則授字不通。況李業以此言證其死節。李業素未曾仕者乎。授字不可施於君父。故爲不通。

難爲兄。難爲弟。仁不可爲衆。觀於海者難爲水。難乎其爲衆。難乎其爲兄。難乎其爲水。同一文意。

大學序有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語。權謀如孫吳兵法。是也。術數字。見于漢晁錯傳。註云。術數者智數也。一切者。猶言一時權宜也。

漢儒有反經以爲權說。宋諸君子辨之明矣。

唐陸贄謚宣公。有奏議八卷傳世。憲宗時人也。說權與宋儒相合。

我國人文字。能得紀事叙情足矣。若漢人駢四儷六。抑揚馳騁。文采繁縟。音韻鏗鏘者。雖窮一世之力。有所不能。正所謂造物者之於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今世以聰明自負者。操觚塗鴉。剽竊摹擬。畧得過於平人。便自標置。譬如大漢角觝。得勝於童豎。自誇以爲貴育再生。徒見其可笑也已。然紀事叙

情亦非易事。須十分精勤乃得。

曰。漢人以其國之言。爲其國之文。無窮也。我東人借他國之言。爲他國之文。有限也。

或問何謂文。曰。大如天地。明如日月。風如行。雲如變。奎煥璧耀。小者亦如組如繡。爲草爲卉。然後謂之文章。謂之黼黻。今世之文者。棘猴之刺。藁秸之束。子而已矣。

曰。君子之所爲有四焉。曰道德。曰事業。曰言語。曰文章。道德事業。出乎理者也。天下之所同也。皆可學也。言

語文章。各有風氣之異。不可以相學也。

或問文。曰。文之美者。一篇之內。名言疊出者爲上。上下馳騁。精采爛然者次之。而敷暢平易。令人易讀者。又次之。若夫簡澁險詭。摹擬古文。實無滋味之可旨者。庸俗無用之文耳。人之於言語亦然。文章者言語之精萃者也。所謂滋味者何。道義是也。第精采敷暢。由乎才。滋味者非學問深博。弼於中。而彪乎外者。不能也。

鍾伯敬譚元春作古詩歸唐詩歸。其論詩奇恠。其所自

文上。
夫字。有

作詩詞與其所論相類。當時目之曰鍾譚體。

曰。莊子云。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由是觀之。何曾不爲。又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云云。又云。上無爲。而下有爲。古今不易之道也。可以洞見此老之肺腑矣。但聖人則爲之於仁義。而此老乃爲之於虛無耳。

曰。看明人尺牘。如讀歇後語。誠韓歐蘇黃集中所未曾有者。要如新翻曲調。只快一時耳。然用事切當。措語

精爽。令人不覺躍然。

誦定家和歌。阿須阿利止。於毛不已。呂乃也。末散久良。與流八阿良之乃。不如奴毛乃加八。

曰。言事貴乎及時也。事父母者。孝於親之未老。事君上者。謀於國之未亂。萬事莫不皆然爾。

曰。景與心合。情由衷出。然後形於歌詠。自不能忘。古之文人才子。莫不皆然。彼出於搜索擇捨者。與我原不相關。過輒遺忘。吾輩是也。

曰。夫人情言而不已則咨嗟。咨嗟不已則詠歌。詠歌不已則舞蹈。管絃以節之。玄黃以文之。皆所以大其聲。

而壯其容。出於自然。而人情之所樂。何國而無有。斯之謂樂。故中原有中原之樂。羌胡有羌胡之樂。竺乾有竺乾之樂。紅毛安南有紅毛安南之樂。聖人察於人情。本於天理。化之以雅樂。以教於天下之民。然後陰陽調而天地位。群生育而神人和。英也。韶也。護也。夏也。勺也。象也。其所以融會心神於不知不覺之中。而誘之入乎至和。其妙有不可言者也。

曰。觀乎雅頌。則聖人作樂之法可知。觀乎戲場俚歌之蕩逸人心。日趨浮澆。則樂之移風易俗者可知。

又曰。非聖人不能制樂。後世亦有勉強而作之者。有其名而無其實。其於化人也遠矣。

又曰。異方之樂。欲以移易此俗。猶推舟於陸也歟。

戲場俚歌。出于肺腑。故感人也深。然詭哇衰淫。足以敗俗。可却而不可用也。後世之樂。出于矯強。雖近乎正。然不足以感人而化俗矣。

余三十一歲。舟泊勝本浦。夜坐得一聯。曰。山近雲生戶。林疎月滿樓。五十歲左右。寄江若水詩有一聯。曰。斷鴻明月幾山曉。孤鶩長天滕閣秋。七十五歲。寫真自

戲作曲。

讚曰。論文敢向大家覓。鍊句全從小說來。情懂一也。僅得此三聯。響在東藩。作詩出示荻茂卿。輒蹙眉而嘆曰。醜醜。可謂知己也。

曰。聖人之道。以為難知而難行者。不識道者也。以為易知而易行者。不信道者也。

朝鮮人某。有丹青之譽。見養朴畫鷹。曰。畫則妙矣。奈非鷹何。人求其畫鷹。示於養朴。朴曰。是真鷹也。畫則拙矣。

字有不可知者。何不合為闔。闔嘗舍之。莊子闔與盡同。是也。又

莊子二字恐註。

有闔不字。莊子之乎合為諸。舍諸沾諸。是也。又有諸乎字。左傳。慮大計也。漢書賈誼傳注。又有無慮字。此等字。我人皆不可曉。漢人則否。俗語慙慙。不正貌。或以為不慙不慙。亦是此類。

石原鼎庵者。長崎人也。客居東藩。有詩名。詣素堂。有一聯云。晚潮通小竇。夜雨霽高秋。霞沼擊節嘆賞曰。今世只有此一聯。每論詩。必舉以示人。曩日君所言明月高涼夜。此一句可與石原相敵。霞沼不可起。無以此句相聞。可恨已。

君字可疑或音誤

余在朝鮮。與韓客數人。會飲於艸梁項。吳引儀金泰敬。李明叟在焉。一館生袖南南山環翠園十律。來示韓客。衆共圍觀之。讀到鴈歸梅發一聯。爲之竦然改容。曰。日本亦有此一聯耶。明叟便起在東廂上。徃來數遍。朗吟不已。引儀曰。明叟來。卿知此詩意乎。明叟曰。音調高。所以朗吟也。引儀笑曰。還卿實錄語。此非卿所能知也。泰敬曰。此一聯妙則妙矣。惟暗字似乎婦人語。引儀曰。卿欲以何字代之。泰敬曰。却字如何。引儀曰。若用却字。非詩也。泰敬閉目半晌。曰。我誤矣。

一日金泰敬謂余曰。貴州平之勉昔年在此。有江風送人語。隔岸有歸舟句。今無恙否。時之勉死已久矣。金泰敬朝鮮人。

南南山十五六歲時。有高堂落日懸句。唐人傳贊不容口。正德年間於李東郭。答曰。此平平耳。天和信使時。彼國成翠虛有一句。曰。百年天地此中秋。南山每贊之。東郭見之以爲拙。人之嗜好不同。有如此者。

如天下人。或用之字。或否。皆便語勢。別無意義。莊子驪姬爲驪之姬。厲人爲厲之人。類可知矣。如君子之與

小人亦同。

曰。夫教人之術有三焉。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三代而下。斯道大衰。而所以爲教者。書先之。言次之。而身教則無有矣。此其所以世無君子。民無良俗。而禍亂相尋者也。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斯之謂也。後世所謂學者。大約不過於記誦詞章耳。師教之。弟子學之。又從而詰問盤駁之。又從而誇詡張皇之。淺末之言耳。無用之辨耳。不急之察耳。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

是爭。斯之謂也。其間或有高談性命以爲學者。非不美矣。然古之談性命者。先求之於行與事。而後及之。今也外乎行與事。而凌節躐等之是趨。何可得乎。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斯之謂也。

曰。詩之所以感人心者。天道人事。物態世變。一切可喜可愕。可憂可樂者。莫不於是乎在也。和歌亦莫不然。惟專止於男女相戀之情。其他徧及萬物者。十居其一。此可恨爾。

曰。專於字者窄。專於句者局。專於章者泛。非窄非局非

泛周徧而無所遺。融洽而無所窒。然後大方之家可望矣。然有一本焉者。道是也。作詩作文讀書。莫不皆然。詩謂之章。文謂之篇。

曰。彫琢復朴。詩家第一等法。

或言松雪忠也。之有智。雨森子笑之曰。此愚之尤者也。子以爲智。子亦無乃愚乎。或忿然作色曰。以成敗論智愚。烏乎可。曰。安天下者。謂之知。擾天下者。謂之愚。成敗非所論也。

曰。自得之妙。試與人言。乖巧者必曰。我知之。我知之。非

不知也。然非真知也。其真知者必點頭。不則默焉而已矣。

本州柿條下。時珍曰。生柿置器中。自紅者。謂之烘柿。日乾者。謂之白柿。火乾者。謂之烏柿。水浸藏者。謂之醃柿。白柿條下曰。白柿。柿霜。修治。時珍曰。白柿卽乾柿生霜者。其法用大柿。去皮捻扁。日晒夜露。至乾內瓮中。待生霜乃取出。今人謂之柿餅。亦曰之柿花。其霜謂之柿霜。醃柿條下。瑞曰。水藏者性冷。鹽藏者有毒。時珍曰。醃藏柿也。水收鹽浸之外。又有以熟柿用灰

汁澡三四度。令汁盡。著器中。經十餘日。即可食。治病

非宜。酖音覽。

春秋時。隣國交聘。必有宴貨贈賄之禮。今朝鮮亦然。國語

可考。

詩中有分字。或為分明之分。或為分離之分。亦有盡字。

或為竭盡之盡。或為盡皆之盡。如水盡。南天不見雲。

日落三川秋色盡。即盡皆之意。

或問作詩。曰。吾不知也。然不己則有一焉。讀謫仙而大

其體。學少陵而致其曲。其本則風雅。如此而已矣。

曰。心越師有云。日本草木之花。比唐不太異同。但香氣

甚薄。梅花最然。蓋所謂暗香者。誰家玉笛暗飛聲之

暗。而不見其花。但聞其香之義耳。

繳者還也。宋史有繳還詞頭之語。

詩中有拚飲拚會語。與杜詩縱飲久拚之拚義同。亦作

拌。俗話亦有拚着出些寡力語。同是一意。

曰。日本人寫字無頭。藏鋒則有頭。此羲之法也。

曰。螭頭者紫宸殿。已末伊奴也。韓文註可考。唐詩選註云。欄

楣上刻螭頭為飾。別是一說。

古詩集

世

打頭逆風。打非打擊之打。當作從字看。猶言俗語這人改心日頭打西出。亦是從字之意。

曰。古今人性癖。有相似者。晉陶淵明好彈無絃琴。僕自少打無對基。惟恨無人知其趣耳。

曰。童子問曰。道在近不在遠。乃快筆欠照耳。恐非仁齋正意。道乃彌淪天地之物。豈有在近在遠別乎。

教者爲中人而設。科舉之文亦然。故名家文集。不載時文。時文有八股法。

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爲同德。一而不黨。命

曰天放。蓋亦不通之甚也。上古之時。野採而食。聖人因而教之。以耕穫之方。緝卉而衣。聖人因而教之。以蠶麻之利。衆群則爭。於是乎君長立焉。自父子之倫。長幼之序。以至於宮室橋梁。棺槨履鞋。祭祀婚娶。曰仁。曰義。曰禮。曰樂。莫不皆因其性之所有。而爲之節文。豈可得已而不已者哉。今日素樸而民性得矣。則是使民野採而食。緝卉而衣。然後可也。安得而無事耶。夫斯理也。嬰孩猶能知之。况莊子乎。嘗自言曰。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又曰。以謬悠

古詩集

芳洲口授

古

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恣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蓋始於憤世疾邪。而終於放言自戲。苟不獲其心。而遽斥其過。非善讀莊子者也。

春盤用栢柿大橘者。取百事大吉之義。見于荆楚歲時記。我國代栢以松。又不用大橘。殊失其義。

用筴調粉茶。以水點之。故曰點茶。水者熱水也。

禪家有茶一中話。中鍾音同。故用中字。

曰。俗話不思議。原出於不可思議四字。是好話也。但除一可字。故不成語也。蓋人之所爲。人可以思議。而異

類不與焉。天之所爲。人能與乎。夫子五十知天命者。其德與天合也。然聖人亦有所不能盡知者。故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

書經音釋。以爲蔡沈書傳固好。惟恨少所闕疑耳。音釋松永昌易家藏本。今其言載于昌易所撰書經頂註中云。

癸亥仲夏十日書示曰。錢帛不欲。官職不願。不附勢。不養高。所嗜者豆腐。所安者綿褥。所好者碁。所待者死。靈臺內。祇有此幾件事而已。時年七十六歲。

頂作標。

曰余曾讀一書云查字刁字史文中所用元無正訓或云查是槎字意刁是雕字意云云近觀康熙字典云查考察也然則凡查覈查問查究等字當以考察爲訓矣

經史子集之外如野客叢書等類謂之小說

余的心事前日說過委實胸膈平平坦坦別無些閑物雖是下不得極字却也算得箇樂鄉了但與師父們對話時話或斷了就要回去故話得專要不斷這太費力了

唐山銀品有五等一程至五程六程以下不算銀程或作成程猶分也

所生二字有指父母而言者不愧所生是也有指子而言者不異所生是也漢書高帝紀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所殺二字一樣文法

曰佛子所謂草木國土悉皆成佛者言萬物各得其所也昔有一畫者畫作人身如彌陀形或戴艸管戴樹葉以爲艸木成佛彼徒之黠者將錯就錯不敢辨明而世之愚者信以爲實終身不寤事之可笑有如此

或字。
營下。
看

甘雨亭藏書

地

者。

一日謂璘藏主曰。終日所爲。臨寢一思。誠是有益。師知之乎。

關節倖璫。身爲軍吏。宦官曰貂璫。貂璫者耳飾也。關節者。用賂賣緣之義。宋史有關節不行。閻羅包拯老語。文官爲南衙。宦官爲北衙。南北相爭。有如水火。自古而然也。

或曰。予小子字。平人不可用。此說未必不可。但小子字。平人用之。亦爲無礙。如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水詩。

云。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是也。平常在下人。自稱小的。或小人者太賤。小子略與小可相等。然李白所用。是對從叔之稱也。

方孝儒黃仲義仲顏字序云。蘇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故重字仲義。曰仲顏云。

聖賢千言萬語。不過是循天理。而遏人欲。大藏經一部。止得箇去煩惱。而入菩提。外乎此者。舉皆封皮帶紐耳。

曰。以死爲樂。以老爲佚者。皆自寬之詞也。天地之理。以生生爲吉。則死不如生。老不如少。乃理之常。而人之情也。但終之不得不終。猶生之不得不生。彼愚惑之人。唯欲恒其生。盡其終。故設寬慰之言以諭之。莊子曰。雖南面王樂。不是過也。佛子曰。極樂世界是也。然皆非其實也。故達生之人。既無貪戀之心。又無厭惡之情。如人之赴筵席。俎徹則散。如病者之灼艾。火着身。而不言痛。泊焉淡焉。無容心於其間而已耳。然則以長生久視爲樂耶。杜牧之曰。浮生工夫食與眠。一

休又添撒屎二字。千歲萬歲只此而已。長生久視亦不幾于多事耶。

曰。以先生爲言者。不忘先生者也。然則死生意忘之而後可乎。曰。何當忘焉。亦何得而可忘也。先生不忘。而有啓手啓足之心者。聖賢之學也。先生不忘。而無貪戀之情者。釋老之教也。

以一字而言之則理。二字則健順。五字則仁義禮智信。以一字而言之則氣。二字則陰陽。五字則水火木金土。天地間唯有理氣耳。而不相雜。不相離。

曰。聖人之教。下學而上達。道釋以爲既已上達。下學則不屑而自成矣。

或問開鑛善乎。曰。六府之有金。猶身體之有骨節也。猶屋宇之有柱楹也。身體無骨節則不立。屋宇無柱楹則不成。今夫水也。火也。土也。木也。穀也。生育長養。與天地無窮。唯金則有時而竭。金之所以竭者何也。人害之也。金既竭焉。則雖有五府。不能爲之用。國家無愛嗇之政。爲萬世生民慮者。可不寒心乎。

曰。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妄相。所以欲人之去煩惱也。儒

者以天地萬物爲實理。所以欲人之修彝倫也。

曰。欲造九層之臺者。先畫方尺之堵。以爲圖像。所以觀大於小也。欲窮萬物之歸者。必游心於宇宙之外。所以總群小於一大也。

家人猶言庶人。無爵位之稱也。

漢書壺生曰。黃老書。家人所學是也。

秀才曰措大。言措置大事也。

科舉第一場。四書三篇。四經合七篇。第二場。一論一表。五判語。第三場。五道策。隔夜宿號房。明日領題交卷。曰。佛子未嘗不說善惡。然其立教也。以明暗爲言。聖人

未嘗不說明暗。然其立教也。以善惡爲言。

曰。涼茶。朝鮮人以葛粉水。爲葛粉茶。涼茶亦此類也。

芳州大居士云。本如來藏。是箇不生不滅之理。是爲如如。又爲涅槃。佛與衆生。同具其理。四大假合。六根具焉。如如之理。流注於心而出。不爲意識所染者。爲菩提心。圓明清淨。眞也。正也。然不離六根而行。如如之理。流注於心而出。爲意識所污者。爲煩惱心。塵勞穢濁。妄也。邪也。然不外如如而立。

一快子曰。吾讀佛書。頭緒太多。頗覺瑣碎。根源一明。則

雖有千萬頭緒。勢如破竹。可迎刃而解矣。不則亡枕舟子。茫乎亂波之中耳。

曰。法寶壇經。一言可以蔽之。曰。心是地。性是王。

曰。楞伽一部。惟說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而已。五法。

名想。妄想。三自性。妄想緣起。成亦八識。阿賴耶。二無

我。人無我。法無我。根塵和合而生。

六祖曰。心是地。性是王。

余視佛經。如巨姦老猾。辨理於交訟之庭。伶口俐舌。左支右吾。竟使上司不可得而捉摸。因致讀者茫然自

失。蓋由于中無主而不入也。

曰。唐時有文選爛秀才半語。少陵亦曰。熟覽文選理。當時皆好在此。可見矣。

曰。唐朝取人有四。曰身。曰言。曰書。曰判。

曰。杜詩有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句。可以止瘡。

曰。佛經所說。亦是理氣兩箇字。名目不同。動作別事者。可恨。

一日與二師讀漢書。至王莽傳。時方看金剛經。因言曰。

使王莽知假幻妄三字。安有傳首餒面之禍哉。二師

曰。王莽言言說詩書。事事倣黃周。不識仁義二字。雖

誦大藏經一部。焉得而知假幻妄之義乎。曰。唯。然。儒

而不知仁義。釋而不知假幻妄。天下古今。滔滔皆是。

吾曹須要各自警戒。無使後人復笑後人可也。

曰。佛子分九類。立三十三天。說八萬四千塵勞。何等煩

碎。然母論儒釋。天下古今之人。所以沾沾自喜者。止

於見聞覺知而已。故平時則可。臨事則差。佛子絮絮

叩叩。橫說豎說。不顧煩碎之勞者。蓋不得已焉爾。

曰。有一等僧伽。畧自修飾。受人信向。務以建立塔廟。誇耀門宗爲念。一旦遇着達摩。必一筆勾之。曰無功德。如孔光谷永之徒。亦儒門之一僧伽也。

居士一日墮坐。學生問。如何是受持工夫。士曰。吾門無有一字。近因不得已。特立三箇名目。若能透徹。阿僧我祇初已來。無數無邊無量諸佛諸師。所言所說。盡是註脚。不直一文錢。此乃秘授密訣。三十年後。說與你聽。固問。士豎烟管云。三箇名目且置。只如是。只如是。

東與二師。僭讀漢書。有若逼迫。非性急也。一則衰邁之年。一旦湮焉。未及卒業是恐。二則紀傳若干卷。旬月乃訖。欲使二師甚覺非難。倘晝夜併讀。十五日可了。茲後讀至百遍。亦容易事爾。勉旃。相別匪久。特記此。用代微臚云。寬保癸亥十一月十五薨。七十六歲翁。芳洲雨森東書。

凡官銜職銜者。取前後相銜之義。牛頭馬匹。銀兩船隻。

日本公家陞官曰加計留。人不知其爲掛印之義。

詩者得之於口之所難言。畫者得之於目之所難盡。皆

能描畫模寫於丹青詞語之間。令人冥想默思。而悠然自得。甚之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能自己。其爲快心暢意何如哉。詩之與畫。古人并爲一途。故曰。詩者有聲之畫。畫者無聲之詩。志有向背。技有精粗。未必人人皆兼者不爲也。非不能也。物有固然。事有必至。皆不得不然之語。有春必有夏。有秋必有冬者。物有固然也。春去夏來。夏去秋來者。事有必至也。少壯老死。一呼吸亦然。

池尻壽安本肥前易田代人也。僑居長崎。以醫爲業。家

蓄菅相公筆跡一篋。究其來由。的有實據。決非贗偽之物。其人既已死矣。聞之其嗣繼家。未至貧匱。但不知他日流落于何處。真爲可惜。儻有懷古墓賢之人。購以重價。藏於宰府或北野。用爲鎮廟之寶。菅相在天之靈。必有所歡喜於冥冥之間矣。甲子二月九日。芳洲七十七歲書。余見壽安。在四十七年前。闔棺今已五六年矣。當時相見之時。未有菅公字紙。故余則無之見耳。兒贅治言之歷歷。故記。

高野山金剛三昧院有翁好筆跡。加賀侯求以三百石

換之。不許云。余曾見其頁子。此話親得之於院主某。足利尊氏嘗夢南無分身諸佛六字。求諸一時名人。各以一字爲歌頭。書箋以與之。終連接以爲頁子。其背自書寶積經。直義亦自書一經。此則余忘其經名。兼好字紙亦頁中之一箋也。

宇綱茶者。宇治所綱之茶也。一運曰一綱。如花石綱。生

辰綱。是也。

花石綱。宋徽宗事。生辰綱者。見于小說。

或以我國所謂鶯爲報春鳥。報春鳥見于潛確類書。審其形狀。似乎與鶯不同。唯言春歸者。畧相似耳。

相國寺岱琳二師。遊於先生門下。其所耳提而面命者。錄爲一卷。名曰雨先生口授。延享甲子仲夏日。

芳洲先生口授終

安中造士館藏板

大坂
京都

嘉永元戊申九月

江
户

河内屋喜兵衛
同 記兵衛
勝村 治右衛門
須原屋茂兵衛
岡田屋嘉七
和泉屋善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發
同 政吉
角九屋甚助行

群馬県立図書館



0295115-0